

主编 李 诚

世界科普经典文库

海豚之谜

KEPUJING
DIANWENKU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世界科普经典文库

海豚之谜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世界科普经典文库

责任编辑 武连生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 北京一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 300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 5000 套
书 号 ISBN 7-204-08902-2/G·2438
定 价 (全 56 册):1372.00 元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目 录

海豚之谜	1
空中石子	21
陶威尔教授的头颅	64
霜 与 火	119

海豚之谜

研究站设在一个小岛上，已故的埃德温·奈特博士，把它命名为海豚之路岛。如果说，来这个岛上的女人就一定不漂亮，那当然是无稽之谈，不过，迈尔却从来没有指望过这样的事情发生。

今天上午，凯斯特和波尔勒克斯没有返回研究站的水池中。它们说不定不辞而别，就象以往那些野海豚一样——而且，这些日子以来，迈尔一直忧心忡忡，威勒尔尼基金会将以某种借口，卡掉他们今后的研究经费。自科尔文·布赖特接任以来，迈尔就开始担心了，尽管布赖特对此讳莫如深，只字不提，不过，这只是这个冷冰冰的大个子给迈尔的一种感觉。此时，迈尔正在研究站门口观察水情，突然，从大陆那边驶来一艘快艇，带来了这位不速之客。

他居高临下，目不转睛地看她走上码头。她先朝他挥手致意，仿佛已不是初交，然后便拾阶而上，登上了研究站主楼门前的平台。

“你好，”她在他面前停住，笑咪咪地说，“你就是科尔文·布赖特？”

她那惊人的美貌，使迈尔顿时自惭形秽。一头褐色的鬈发，颇长而偏高的身材，但这些仍不足以形容她的魅力，她体现着一种完美——说也奇怪，她的微笑竟使他那么动心。

“不是，”他说。“我是迈尔克姆·辛克莱。科尔文在里面。”

“我是珍妮·威尔逊，”她说。“《背景》月刊派我来写一篇关于海豚的报道。你们不是在进行海豚研究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迈尔说。“从一开始，我就跟着奈特博士干。”

“啊，太好了，”她说。“那你一定得跟我讲一讲，奈特博士去世后，布赖特博士接任，你也在哪里？”

“布赖特先生，”他随口加以纠正。“是的。”她在他心头唤起的感情是那样强烈，她自己也一定有所觉察，只不过丝毫没有流露。

“布赖特先生？”她脱口反问道。“大伙儿喜欢他吗？”

“呃，”迈尔说，真想看她再微笑一次，“人人都喜欢他。”

“哦，”她说。“那他是研究站的好主任啰？”

“好行政官，”迈尔说。“他从不插手研究工作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瞪大眼睛看着他。“奈特博士去世后，不是他来接任的吗？”

“啊，是的，”迈尔说。他努力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谈话上。过去，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象她这样使他倾心。“但只是研究站的行政官。你知道，我们的研究经费大部分由威勒尔尼基金会提供。他们相信奈特博士，可是，他去世以后……呃——，他们希望由自己的人来接任。不过，我们谁也不在乎。”

“威勒尔尼基金会，”她说。“我没有听说过。”

“那是密苏里州的圣·路易市里一位名叫威勒尔尼的设立的，”迈尔说。“他把钱都用来生产炊具，在他死后，留下了一个托拉斯，并设立了这个资助基础研究的基金会。”迈尔莞尔一笑。“你也甭问他怎么会从生产炊具转到了这一行。这些情况对你来说是太少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比一分钟之前我的了解却多了不少，”她又报以微微一笑。

“科尔文·布赖特到任以前，你认识吗？”

“不认识，”迈尔摇摇头。“生物学界和动物学界以外的人，我结识不多。”

“但现在你对他已经相当了解，他到任已经六个月了。”

“呃——”迈尔欲言又止，“还不敢这么说。你看，他终日待在办公室里，而我总是同波尔勒克斯和凯斯特在一起，那是两个跑到研究站来的野海豚。科尔文和我接触并不多。”

“在这么小的一个岛上？”

“我也觉得滑稽——不过，我们俩确实都很忙。”

“我想也是这样，”她又报以微笑。“你能领我去见他吗？”

“见他？”迈尔突然发觉他们还站在平台上。“啊，对了，你是来找科尔文的。”

“不仅仅是科尔文，”她说。“我来看看整个地方。”

“好吧，我领你去办公室。跟我来。”

他领她走过平台，进了大门，室内装有空调机，使人顿觉凉意。科尔文·布赖特的房间内，空调机经常开着，仿佛他那冷冰冰的个性需要一种山区所特有的略偏干寒的气氛。迈尔领着珍妮·威尔逊穿过一道不长的走廊，又进了一道门，来到一间窗明几净的宽敞的办公室。一个男人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前，他身材削瘦，肩膀却很宽，黑头发，黄褐色的皮肤，五官虽然端正，却透出一股冷气。他抬头看见珍妮，站起身来。

“科尔文，”迈尔说。“这是《背景》月刊的珍妮·威尔逊小姐。”

“唔，”科尔文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，绕过写字台，向他们走来。“我昨天收到一个电报，说你要来。”不等珍妮伸出手，他已经把手伸过去。他们的手指互相碰了一碰。

“我得上凯斯特和波尔勒克斯那儿去，”迈尔说，转身离去。

“待一会儿我来找你，”珍妮转过身对他说。

“啊，好的。或许——”他没有说完便走出门去，顺手将布赖特办公室的门带上。他闭上眼睛，在昏暗而阴凉的门厅里站立了片刻。别像个傻瓜似的，他想，这样一位姑娘能干得远比你出色，很可能就是这么回事。

他睁开双眼，踱回研究站后的水池边，又来到这个超脱凡尘的海豚世界。

凯斯特和波尔勒克斯已经回来了。水池不是封闭的，有一个出口与加勒比海的蔚蓝的海水连通。他们初来海豚之路岛从事研究时，海豚是关在一个封闭的水池中，如同被逮住的野兽一样。后来，当研究工作进行到奈特博士称之为“环境隔阂”这一阶段时，他们突然萌生一念，把水池与大海连通，使用来进行试验的海豚来去自由。

它们去而复来，但最终还是一去不复返了。然而，奇怪的是，野海豚接二连三地来到这里，研究站里始终保持着海豚。

凯斯特和波尔勒克斯是最新的一对。大约四个月之前，经常来研究站的仅有的一只海豚失踪了，它们却不期而至。自由自在，独立不羁——它们合作得很好，但隔阂却仍没有突破。

这时，它们在水下来往穿行，上下翻复，充分利用着这三十码长的水池。它们的体长达七英尺，外形相似却不尽一致，相遇时身体几近相碰，录音磁带显示，它们正以超声波交谈着，声波频率高达每秒80至120千周。它们在水中动作的花样是他从未见过的，有条不紊，仿佛是仪式上的舞蹈。

他戴上耳机坐下，耳机连着安装在水池两端的潜听器。他用麦克风向海豚询问这种动作的含义，它们却置若罔闻，依然故我地重复着那极有规律的游泳动作。

身后响起脚步声，他扭过脸，原来是珍妮·威尔逊正沿着研

究站后门的水泥台阶走来，她身边是矮胖墩实、穿着工装裤的彼得·埃登特，他是站里的机械师。

“喏，那不是？”彼得说。他们一同走上前。“我该回去了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她对彼得微微一笑，又是那种令人动心的微笑。彼得走上台阶后，她转身向迈尔。“不打扰你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他摘下耳机。“反正我也没有得到回答。”

她看着两只在水下翻腾起舞的海豚，它们做着这样那样的转身动作，水面上激起一个又一个漩涡。

“回答？”她问。他悒郁地一笑。

“我们称之为回答，”他说，朝着正在池中打转的两只流线型的海豚点点头。“有时，我们问一些问题，也能得到反应。”

“传递信息的反应？”她问。

“有时是这样。你找我，想了解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都想知道，”她说。“看来我所要找的人是你，而不是布赖特。他叫我上这儿来。我想你同那项理论有关。”

“理论？”他小心翼翼地反问，心猛地一沉。

“那么，就算是一种想法，”她说。“据说，如果星空中存在某个文明社会，地球人想要同他们联系，必须首先使自己得到高度发展。他们所面临的考验，首当其冲的可能不是发明超光速飞行手段这些技术性问题，而是一项社会学问题——”

“如同学会与异族文化交往——一种类似海豚社会的文化，”他突然突如其来地打断她。“科尔文告诉你的？”

“我来之前就已听说，”她说。“不过，我想这是布赖特的理论。”

“不，”迈尔说，“这是我的理论。”他看看她。“请别见笑。”

“为什么我要笑呢？”她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海豚的动作。他突然对海豚产生一种强烈的嫉妒；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，他决定做

一件原先绝不敢做的事。

“同我一起飞往大陆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一起用午餐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”

“好吧。”她的目光终于从海豚身上移开了，但是，她的双眉紧蹙，使他大惑不解。“我有许多事情弄不明白，”她喃喃自语。“原以为得向布赖特请教。看来，得向你——还有这些海豚请教了。”

“也许我们能在用午餐时把那些问题解决，”话虽这么说，迈尔自己也不清楚她究竟指什么问题，但他也并不过分在意。“来吧，直升飞机在大楼北端等着。”

他们乘直升飞机越过海峡，来到卡鲁帕诺，选定座位坐下，临窗眺望着镇前蔚蓝的海面上停泊的船只。四下全是委内瑞拉人，操着西班牙语在彬彬有礼地交谈。

“我为什么要笑话你的理论呢？”就座以后，她重又问道。

“大多数人以为我的理论是为研究站的失败胡诌出来的借口，”他说。

她的两道褐色的弯眉刷地竖起。“失败？”她说。“我以为你们正不断取得进展。”

“是的，啊，不，”他说。“甚至在奈特博士去世之前，我们就碰到了所谓环境隔阂。”

“环境隔阂？”

“对。”迈尔用餐叉往海鲜杂拌的大虾上戳了一下。“我们的研究完全建立在约翰·李里博士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。你读过他的《人与海豚》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她说。他大为惊奇。

“他是海豚研究的先驱，”迈尔说。“我原以为你来之之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这本书呢。”

“我所做的第一件事，”她说，“是想了解科尔文·布赖特，但一无所获。现在你该明白，为什么我初来时把他当作真正的海豚专家了。”

“难怪你问我是否很了解他，是不？”

“是的，”她回答。“好，那就请你先谈谈这个环境隔阂”。

“其实也不值一谈，”他说。“就象那些大问题，说来又极简单。早先，专家们在海豚研究中似乎进展神速——与海豚的信息交流眼看就要成功——把它们之间发出的声响用人能听到的频率或高于这种频率表示出来，并教会海豚掌握人的语言。”

“这事没能干成？”

“能，成功了——或者说几乎成功了，反正就那么回事。

可是，我们发现，信息交流并不意味着彼此理解。”他看看她，又接着说，“你我用的是同一种语言，可是，当别人对我们说话时，我们能百分之百地理解吗？”

她看了他片刻，才缓缓摇头，目光始终未从他的脸上移去。

“好，”迈尔接着说，“这就是我们与海豚之间的基本问题——只是范围更大。象凯斯特和波尔勒克斯这样的海豚可以同我对话，我也可以同它们交谈，但我们之间却无法深刻理解。”

“你是指思想上的理解，”珍妮说，“而不是指机械性的理解？”

“是的，”迈尔回答。“在一项指令或一种符号的外延意义上，我们可以一致，但不是它们的内涵。我们可以对凯斯特说，‘墨西哥湾暖流是一条大海流’，它也完全同意。可是，我们彼此谁也不了解对方的真正含义。我心目中的墨西哥暖流并非是凯斯特心目中的形象。我所谓的‘强大’，是相对于我的身高六英尺，体重一百七十五磅，以及我能克服地球引力举起我的体重这一事实而言。凯斯特则是相对于他的体长为七英尺、在水中的游速为

每小时四十英里而言，它对体重一无所知，因为它那四百磅的身体正好与它所排开的水的重量相抵消。举重的概念，它完全没有。我心目中抽象的‘海洋’与它的不同，我们关于海流的概念或许有相交之处，或许则大相径庭。迄今为止，我们还没有找到弥合差异的办法。”

“海豚也在作同样的努力？”

“我相信是的，”迈尔说，“但无法证明，正如我无法真正说服那些冥顽不灵的怀疑派，使他们相信海豚有灵性一样。看来，我必须提出迄今为止不为人类所知的新的见解才行。或者，得让海豚显示出它们的确掌握了人类的思维方式。而在这些方面，我们没有成功。我和奈特博士都认为，这是由于环境隔阂造成的内涵差异的缘故。”

她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。对她谈这些，他简直像个傻瓜，可是，自从八个月以前奈特博士患心肌梗塞以来，他无人可谈，所以，这一会儿，他话如泉涌，自己也无法控制。

“我们必须学会象海豚一样思考，”他说，“要么，海豚得学会象我们一样思考。六年来，我们双方都在努力，但谁也没有成功。”他几乎未加思索就又补充了一句，道出了心头的隐密。“我一直担心，我们的研究经费随时都会被卡掉。”

“卡掉？威勒尔尼基金会？”她说。“为什么要卡？”

“因为长期以来，我们没有取得进展，”迈尔痛苦地回答。“至少没有进展的证据。我怕时间不多了，这次一完，以后也许再也不会重新提起。六年前，人们对海豚兴趣极大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现在几乎被人遗忘，海豚只被列为聪明动物一类。”

“可你并不能肯定以后，就没有人再继续研究。”

“我有这种预感，”他说。“我觉得与异类思想交流的能力，是对我们人类的一项检测。现在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”他举

拳轻击餐桌。“最可惜的是，我知道海豚也从它们一方做着同样努力——唉，如果我能弄清它们在干什么、它们是多么希望我们理解，那该多好！”

珍妮始终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。

“你似乎很有把握，”她说。“为什么？”

他松开拳头，无可奈何地坐下。

“你仔细观察过海豚的上下颚吗？”他问。“它们有这么长。”他的双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。“一对颚骨上长着八十八颗尖利的牙齿。象凯斯特这样的海豚体重达几百磅，它在水中游泳速度之快，是人所望尘莫及的。它往池边一挤，能轻而易举地把你挤扁，它用牙齿能把你撕成两半，用尾巴一甩能叫你骨折。”他目光悚然地看着她。“尽管这样，尽管人类捕杀海豚——我们在最初的研究和摸索中也杀害过它们，其实海豚完全能用牙齿和力量回击海中的敌害——然而，从来没有一只海豚攻击过人类。早在公元前四世纪，亚里斯多德就谈及海豚‘温和善良’的本性。”

他停顿一下，目光炯炯地看着她。

“你不相信？”他说。

“哪儿的话，”她说。“我相信。”他深吸一口气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说。“过去，我犯了一个错误，把这一切讲给别人听，现在很懊悔。有人曾对我说起他的看法，他认为海豚有一种直觉，承认人类比它更高一等，承认人类生活的价值。”迈尔不自然地露齿一笑。“仅是一种直觉而已，‘象狗一样，’他说。‘狗有赞美敬慕人的直觉——’他总想同我谈他的那条名叫普齐的德国纯种狗，它能阅读晨报，而且，如果报纸头版上有一条惨祸新闻时，它就不给他看。他多次不得不亲自到门口台阶上取报，因此，他能证明普齐确有灵性。”

珍妮放声大笑，低深而欢愉的笑声使压在迈尔心头的郁闷烟

消云散。

“总之，”迈尔说，“海豚对人类所表现出的克制是一种征兆，如同野海豚接连不断来到这个研究站一样，这使我相信，他们也在努力理解我们。而且，这种努力可能已经持续了许多世纪。”

“我不懂你为什么担心这项研究会中断，”她说。“就你所了解的一切，难道不能说服别人——”

“只有一人需要我去说服，”迈尔说。“就是科尔文·布赖特。我还没有去做，只是一种感觉——我总是觉得，他坐在那里，是在对我和我的工作下断语。我觉得……”迈尔吞吞吐吐地说，“他仿佛是什么人雇来的。”

“不是，”珍妮说，“这不可能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为你打听。我有办法。如果我认为他是个行政官，现在我就给你答案。可我原先以为他是个科学家，结果走错了门。”

迈尔紧皱眉头，表示怀疑。

“你真能为我找到答案？”他问。

她嫣然一笑。

“等着瞧吧，”她回答说。“我也想了解一下他的背景。”

“这非常重要，”他急切地说。“说来也离奇——可是，如果我是正确的，海豚研究就太重要了，比世界上任何事都重要。”

她突然从餐桌边站起。

“我马上去核实，”她说。“你何不也回岛上？得要几个小时，我乘水上快艇去。”

“可你还没有吃完午饭，”他说。“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吃。我们先吃饭，完了你再走。”

“我想给人打个电话，趁他们现在还在工作，”她说。“长途电话有时差，很抱歉，我们一起吃晚饭，行不？”

“只好这样，”他说。她用迷人的微笑驱除了他的失望，起身

离去。

她走了，迈尔一点也不觉得饿。他招呼来侍者，退掉了午餐中的主菜。他独自坐着，又呷了两杯酒——这对他已经不同寻常，然后，离开了餐厅，乘直升飞机回到岛上。…

从直升飞机停机坪到海豚池的路上，他遇见了彼得·埃登特。

“啊，你在这儿，”彼得说。“一个小时后科尔文要见你——等他回来，他上大陆去了。”

往常，这消息又会勾起研究被取消的阴影，这件事象一个冰冷的秤砣一直压在迈尔心里，可是，因为不吃午饭喝了三杯酒，有了几分醉意，他只点了点头，就往水池边走去。

两只海豚依然在池中重复着极有规律的游泳动作。莫非是他自己想象出的某种规律？迈尔在池边的靠椅上坐下，摆好录音机，把海豚发出的声音转换为图象。他把耳机与潜听器接通，又扭开麦克风的开关。

他突然觉得一切都是毫无意义。这样的动作，日复一日地重复，已经四年。又有什么结果呢？一盘又一盘的磁带所记录的并不是同海豚进行的真正的交谈。

他摘下耳机，放在一边，点燃一支香烟，迷离恍惚地看着海豚的芭蕾舞动作发呆。称之为芭蕾舞也简直是侮辱。它们在海中浮游，潇洒自若，含义隽永，任何人在空中或陆上的动作都无法与之相比。他忽而又想起对珍妨·威尔逊说过的那番话。海豚从不攻击捕获它们的人，那怕被伤害时也不例外；他想起那业已确认的事实，海豚会援救它的受了伤或失去知觉的同类，把它托出水面，使之免于淹死——海豚的呼吸需要有意识的控制，一旦丧失知觉，呼吸就不能控制了。

他想起它们是那样活泼有趣，那样温柔敦厚，想起它们交谈

时宽阔而复杂的音域。在所有这些方面，普通人都显得大为逊色。在海豚社会中，看不到任何战争、谋杀、仇恨和忘恩负义的冲动。迈尔想，难怪他们与我们不能相互沟通理解。在另一种环境、另一些条件下，他们正是我们理想的楷模。我们掌握了技术，具有制造工具的能力，然而，在许多方面，我们却比他们更加野蛮。

谁能判断我们之间孰优孰劣，他一边思索，一边观察它们的水下动作，由于空腹喝了三杯酒，他的心中浮起一层淡淡的哀愁。如果我也是一只海豚，也许会更加幸福。刹那间，这个想法变得异常诱人。无边无垠的大海，自由自在，陆地上错综复杂的人类文化统统结束。几行诗句蓦地浮上他的脑际。

“来吧，孩子，”他独自吟诵，“让我们离去，往下，深潜……！”

两只海豚中止了水下芭蕾舞，他发现麦克风正开着，而海豚的脑袋正朝着安装在水池近端的水下麦克风。他继而想起下面几行诗句，便对海豚高声吟诵起来。

“……看我的兄弟呼唤自海湾。

“看狂风大作直袭海岸，

“看潮水奔涌往天边退去；

“看一群白马在嬉戏耍玩，

“颠腾不羁跳跃在浪尖——”

他突然打住，觉得有点难为情，再看那两只海豚，它们在水下静静地悬浮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凯斯特转了个身，浮出水面，先露出他那长着喷水孔的前额，然后是整个脑袋，两只眼睛直盯着迈尔。他的喷水孔上长着两瓣嘴唇和肌肉发出嘎嘎的声音，通过空气传导，分明是在对人说话。

“来吧，迈尔，”他嘎嘎喊道，“让我们离去！往下，深潜！”

波尔勒克斯的脑袋也探出水面，与凯斯特并排着。迈尔目瞪口呆，看了它们许久。他突然若有所悟，赶紧翻看录音磁带，上面记录着传到水池中的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，另一条声道显示出海豚发出的相对应的声音，与他的朗诵完全一致，惟一不同的是那音频超出了人耳能听见的范围。

迈尔凝视着，站起身来，不可名状地激动使他全身发颤。

他茫然不知所措地走向水池的近端，那里有三级台阶，通向水池的浅水区。这里的水深仅三英尺。

“来吧，迈尔！”凯斯特又发出嘎嘎的叫声，两只海豚依然静悬在水中，脑袋冲他露出水面。“让我们离去，往下，深潜！”

迈尔一步步迈进水池。海水浸湿了裤管，凉丝丝的，终于，他站到池底，海水没及他的腰部。两只海豚看着他，静静地浮在几英尺开外等着。迈尔站定，看着它们，海水没过他的皮带环，微微泛着涟漪，他等待着它们作出某种表示，发出希望他如何动作的信号。

它们毫无暗示，只是等待着。完全取决于他自己。他往前扑腾几下，进入深水区，只好埋头屏气，潜入水中。

眼前一片模糊，颗粒状的混凝土池底隐约可见。他贴着池底缓缓滑行，继而又徐徐上浮，突然，两只海豚也游到了他的身旁——时而滑行，面时上浮，始终不离左右，有时轻轻擦着他的身体面过，把他当作它们水下芭蕾舞的一个舞伴。他听见一种咔里咔嚓的声音，或许，这是它们在用他的耳朵无法听见的音频说话。他不明白它们在说什么，也无法领会它们所做动作的含义，但他觉得，它们一定是在传递某种信息，这是确凿无疑的。

他觉得应该换气了，但仍然尽量屏气，直到实在不得已才浮出水面。他露出脑袋，换了一大口气，两只海豚在一旁伸出头望着他。他又一次潜入水下。我是一只海豚——他几近绝望地想